

doi:10.13582/j.cnki.1674-5884.2017.02.024

英语视觉诗 *The Altar* 多模态意义的构建

方小青

(湖南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摘要:作为一种较新的话语分析方法,多模态话语分析为信息时代的话语分析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基于 Halliday 的系统功能语言学,运用多模态话语分析的理论方法,从语言和印刷板式入手,对 George Herbert 的英语视觉诗 *The Altar* 中的言语模态和视觉模态进行分析,并进一步对其意义构建、多模态意义整合进行动态研究,从而使话语意义的解读更全面、准确,并为更多的具有多模态性的文学语篇的解读和欣赏探寻一种新的方法和途径。

关键词:多模态话语分析;英语视觉诗;言语模态;视觉模态

中图分类号:H0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884(2017)02-0097-05

多模态话语分析是基于 Halliday 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和 Peirce 等人的符号学理论而产生的^[1]。近几十年来,许多学者(Kress et al 1997; Baldry & Thibault 2006; Matthiessen 2007; Royce 2007)受 Halliday 语言纯理功能思想^[2]的影响,认为多模态符号和语言符号一样,具有系统性和功能性,以及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其中最突出的代表人物是 Kress 和 Van Leeuwen。在他们的一系列著作中,语言的社会符号特性被拓展到语调、音乐、视觉图像、绘画等方面进行研究,他们认为所有模态都具有传达意义的潜势;1996年,在《图像阅读》一书中,Kress 和 Van Leeuwen 按照 Halliday 的三大语言纯理功能建立了由再现意义、互动意义和构图意义三大意义组成的分析图像的视觉语法^[3]。这一多模态话语分析框架为多模态话语分析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分析方法。

本文以英语视觉诗 *The Altar* 为研究对象,运用多模态话语分析的理论方法,以 Kress 和 Van Leeuwen 等人倡导的视觉语法理论为基本分析工具,从言语模态和视觉模态两方面对英语视觉诗进行分析,并对多模态意义构建以及整合进行分析,从而揭示英语视觉诗语篇中如何生成其独特的意义,以及其意义产生的方式。

1 言语模态

英语视觉诗的言语模态是指构成英语视觉诗的文字、句法、语音等符号系统。本文以玄学派诗人 George Herbert 的视觉诗 *The Altar*《祭坛》为例,首先从语言文字层面探讨这首诗的言语模态是如何实现其概念意义、人际意义和语篇意义的。George Herbert 的作品 *The temple*《神殿》里收录了很多视觉感极强的诗歌,*The Altar* 就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一首。全诗如下:

The Altar

A broken ALTAR, Lord, thy servant rears,
Made of a heart and cemented with tears;
Whose parts are as thy hand did frame;
No workman's tool hath touch'd the same.

收稿日期:20161105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14C0472)

作者简介:方小青(1980-),女,湖南岳阳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语篇语言学与认知语言学研究。

A HEART alone
Is such a stone ,
As nothing but
Thy pow'r doth cut.
Wherefore each part
Of my hard heart
Meets in this frame
To praise thy name.
That if I chance to hold my peace ,
These stones to praise thee may not cease.
Oh ,let thy blessed SACRIFICE be mine ,
And sanctify this ALTAR to be thine.

1.1 概念功能

在概念意义层面上,根据 Halliday 的系统功能理论,及物性系统最能集中体现语言的概念功能。通过及物性系统,人类的经验可以分成 6 种过程:涉及“动作”的物质过程;包含感激、情感和认知的心理过程;表明一个物体和另一个物体之间关系或一个物体的性质、特点和情形的关系过程;听、看、笑、哭等生理活动行为的行为过程;人类语言信息交流的言语过程以及人或物存在的存在过程^[2]。及物性分析帮助读者找到了处理语篇的思路和方法,使读者通过语篇的表面意义更好地理解作者意图和作品主题。在及物性方面,这首包含 16 行、6 个句子的诗主要表现为物质过程和关系过程,如表 1 所示。

表 1 The Altar 中的及物性分析

过程类型	过程	参与者
物质	rears	the Lord's servant(actor) rears a broken altar(goal)
物质	made, cemented	a broken altar(actor) is Made of a heart(goal) and cemented with tears(goal) ;
关系	are	Whose parts(carrier) are as thy hand did frame (attribute)
物质	touched	No workman's toolhath touch'd the same
关系	is	A HEART(carrier) alone Is such a stone (attribute) ,As nothing but Thy pow'r doth cut.
物质	meet	Whereforeeach part Of my hard heart(actor) Meets in this frame (goal) To praise thy name.
物质	chance	That ifI(actor) chance to hold my peace(goal)
物质	cease	These stones(actor) to praise thee may not cease
关系	be	Oh, let thy blessed SACRIFICE(carrier) be mine ,
关系	be	And sanctify this ALTAR(carrier) to be thine.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全诗共由 10 个过程构成,其中 6 个物质过程,4 个关系过程。物质过程是对外部经验世界的主客观描述,叙述体语篇的进展部分主要由物质过程小句实现。由此可见,通过物质过程的动作者(actor)*the Lord's servant, a broken altar, No workman's tool, each part Of my hard heart, I, These stones* 等,运用 *rear, made, cemented, touched, meet* 这些有关“砌造”的动态动词以及目标(goal) *the altar* 等,作品传达了这样的意义:诗人在铸造一座“祭坛”,这座“祭坛”并非一般工匠用雕饰过的石头砌成的,而是用一颗坚如磐石的“心”为原材料、以“泪水”为粘合剂凝结而成的。此外,在体现关系过程的 4 个小句里,作者静态地描述“祭坛”这个物体的特征和意义:祭坛的各个部分就像由上帝建造一样,天然无雕饰;也只有人的心才这样坚硬,除了上帝没有谁有力量能把他碾碎;而诗尾“归属类”的关系过程小句表明,诗人愿全身心投入到“祭坛”来赞美上帝,并祈求上帝能够净化这座祭坛和他的心灵,让他的心灵永远保持安宁,永归上帝。通过对诗歌及物性分析,读者不仅能够更为清晰地了解语篇的表面意义,更能通过作者对语言的精巧运用深刻理解语篇背后隐藏的深层意义和审美效果。

1.2 人际功能

Halliday 认为,人际功能主要通过语气系统和情态系统体现。语气是通过主语和限定成分结合而

成的^[2]。在人际意义层面上,通过分析小句的主语和限定成分,我们发现作者将上帝与自己定义为“主—仆”(thy servant)的关系,几乎所有的限定成分都是表示时态,没有表明作者态度和感情的情态助动词和情态附加语。这说明作者通过客观叙述,用简洁的文字塑造出鲜明的形象,把自身的感受和情绪埋藏在形象之中,没有对此做主观评论和解释,这一点正符合上帝“保持事物原貌”的要求。作品所涉及的所有动词都使用了现在时,并在 *That if I chance to hold my peace, These stones to praise thee may not cease* 一句中采用了一个情态动词的否定式(may not),这里的情态动词 may 传递了作者的一种主观判断或态度:当他永得安宁的那刻,这首诗歌对上帝的赞美不会因为他的离去而停止,作者对上帝的歌颂因而跃然纸上。全诗除诗尾 *let thy blessed SACRIFICE be mine, And sanctify this ALTAR to be thine* 为表请求的祈使句式外,其他均为直陈语气。现在时态和直陈语气表明作者的创作手法以叙事为主。而第一人称的使用将作者的所感所想展现在读者面前,拉近了诗作和读者的心理距离。

1.3 语篇功能

根据 Halliday 的观点,语篇功能主要通过主位系统、信息结构、衔接与连贯系统等语言手段实现。主位是信息小句的出发点,主要包括单项主位和复项主位,复项主位又依次分为语篇主位、人际主位和概念主位或话题主位。此外,Halliday 还区分了非标记主位和标记主位。组成语篇的每个句子的主述位结构之间产生的联系和变化,就是主位推进模式^[4]。胡壮麟将主位推进模式分为放射型、聚合型、阶梯型和交叉型4种类型^[5]。主位分析帮助读者理解语篇布局。在 *The Altar* 这首诗歌中,主位包括 A broken altar; Whose parts; No workman's tool; A heart alone; As nothing but Thy pow'r; Wherefore each part of my hard heart; That if I; These stones to praise thee; Oh, let thy blessed SACRIFICE; 其中主要运用了单项主位和标记性主位,使得主题简洁、鲜明。诗歌第1行,通过有标记的主位 A broken altar 来强调、突出“祭坛”这个意象。本行的非标记主位结构为“Lord, thy servant rears a broken altar”。诗人运用有标记主位结构,表明 Altar 是诗歌叙述的起点,也是信息的焦点,下面的诗歌都是围绕着这个主题而展开的。诗歌前3行采取放射型主位推进模式,均以第1句的主位 A broken altar(T1)为主位,引出不同的述位。从建什么、怎样建以及特性三方面对同一主位进行阐述。而从第4行开始,诗人引入了新信息,进一步对 altar 进行描述和理解。人类的巧匠也无法雕饰出建筑祭坛的石头,只有坚硬的人心才能合成祭坛的形状。从衔接关系上看,这首诗歌较多地运用重复,通过运用 altar, thy, frame, stone, heart, praise 等词汇重复的手段,强调诗人对上帝的赞美和颂扬。而诗歌结构呈现封闭型,结尾又回到原点,达到首尾呼应。

通过以上对视觉诗 *The Altar* 从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在语篇意义构建过程中不同作用的分析,我们初步了解了诗歌的主题和作者的创作意图。下文将从视觉模态的角度来进一步挖掘视觉诗歌的印刷体式如何参与表达意义。

2 视觉模态

英语视觉诗通过文字和符号的特殊编排的诗行结构或印刷体式,给读者带来特殊的视觉效果。Van Leeuwen 在 *Towards a semiotics of Typography* 指出,印刷体式是一种符号模态(typography as a semiotic mode)^[6]。许多印刷体式信息,通过排列组合文字、字母的形状、标点符号等,在版面上吸引眼睛造成特殊视觉效果,来强化和辅佐其语篇意义^[7]。上文我们提到,Kress 和 Van Leeuwen 将 Halliday 的三大元语言功能思想延伸到视觉模式,建立了由再现意义、互动意义和构图意义三大意义组成的视觉图像分析的语法框架。下文将从这三个层面来分析视觉符号的意义建构,探讨英语视觉诗视觉模式的多模态语篇意义的建构。

2.1 图像的再现意义

比照系统功能语法的概念意义,Kress 和 Van Leeuwen 认为多模态话语的概念功能体现了一种再现,任何符号模态都可以再现客观事物及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并将再现意义分为叙事再现(包括行动过程、反应过程、言语和心理过程)和概念再现(包括分类过程、分析过程和象征过程)两大类。此外, Leeuwen 还认为,作为一种模态研究,印刷体式所体现的动作和特点可以实现再现意义^[6]。通过观察,

我们发现这首诗歌的再现意义主要通过概念再现中的分析过程来实现的。分析过程中,参与者具有整体与部分的结构。整体是载体,部分指属性拥有者(possessive attributes)。正如诗歌的题目所示,这首视觉诗看上去形似一个顶端和低端宽、中部较窄的祭坛。诗歌以这种分析过程为手段,再现了祭坛的形态,承载者就是祭坛,也是关注的焦点。而属性拥有者的部分,诗人运用了每两行诗歌诗行长度一致,行尾词发音、书写统一以及整首诗上下对称等手法,altar 作为全诗的焦点,分别出现在第一行和最后一行。这种印刷体式中对称的特征在给读者造成强烈的视觉冲击的同时,也烘托了诗歌中的主题——上帝与人和谐统一的关系。这种视觉上的对等是语言和声音无法实现的,也侧面反映了赫伯特虔诚的宗教信仰影响着他的艺术主题和艺术技巧。

2.2 图像的互动意义

对应于系统功能语法的人际意义,Kress 和 Van Leeuwen 提出了互动意义^[3]。互动意义体现了图像的制作者、图像所表征的事物(包括人)和图像观察者之间的关系,它由接触、社会距离、态度和情态4个要素构成。接触是指图像表征参与者和图像观察者之间一种想象的“眼神交流”,他分为表征者直面观察者的“索求”和表征者不直面观察者的,仅提供信息的“给予”。而图像表征者和图像观察者之间的亲疏关系取决于图像的社会距离,即通过一个框架(近景、中景和远景的选取)结合人的感知体验,形成了亲密距离、社交距离和陌生距离3种距离。态度是通过主观性和客观性体现出图像观察者对图像表征者持有的态度^[8]。在这首诗歌中,图像表征者与图像观察者之间没有目光的接触,从而不存在想象中的人际关系,因而这是典型的“提供”类图像,表达信息意义,这与诗歌的主旨也是一致的。这首诗歌通过文字传达的信息是:上帝用坚如磐石的“心”和“泪水”砌成一座“祭坛”,希望上帝能够净化这座祭坛,也即净化他的心灵,让他的心灵永远保持安宁,永归上帝。社会关系决定了社会距离。在这首诗歌中,诗人采用了社会远距离,我们看到的是用“心”和“泪水”筑造的整个祭坛,这种社会远距离的设计将图像表征者和图像观察者之间的距离拉远了,从而客观地展现诗歌描述的信息。图像观察者看到形似祭坛形状的诗文,会在脑海里迅速联想到“祭坛”的样子,即一种祭拜上帝时提供牺牲所用的工具,并由此产生情感迁移,联想到献祭意味着忠诚和奉献。另一方面,采用社会远距离也与诗人将自己和上帝描述成一种“主—仆”关系是相吻合的。从整个画面的“视角”来看,图像观察者以一种水平角度与“祭坛”的图像、文字进行交流,他们相互作用。这种正面角度也使图像观察者感同身受。

2.3 图像的构图意义

多模态话语的构图意义对应于功能语法的语篇意义。它通过信息值、取景和显著性3个方面体现。信息值是指各个元素在构图中的位置决定了他们在整体中的角色和地位。显著性是各个元素吸引图像观察者注意力的不同显现程度。取景则是由造成分割线条或实际分割框架的线条来实现^[9]。这首诗歌既不像图片那样有上下左右构图,也不像传统诗歌左对齐的排列方式,而是采取了一种特殊的构图方式成功地吸引了读者的注意:诗歌前4行和后4行长度相当,中间8行较短,前4行如同祭坛放祭品的台面,而后4行如同祭坛的底座,中间8行如同祭坛的立柱部分。除此之外,印刷体式中突出的语篇单位构成前景化,而其他语篇单位构成了背景。例如,除了运用视觉对称的诗歌形状之外,诗人在全诗中运用了4个单词的大写凸显主题。

ALTAR
HEART
SACRIFICE
ALTAR

这些大写字母的异常使得这4个单词脱颖而出,造成了视觉上的前景化,在图像观察者心中产生一种强烈而独特的视觉印象和震撼力,并引发他们的好奇和深思。首尾2次出现 ALTAR 表明这个元素的重要地位;其次,诗人将用来筑造祭坛的原材料“心”放在整首诗歌的中央位置,而后是象征奉献的“牺牲”,体现出诗人将祭坛比作自己心中的献祭,由此体现出诗人对上帝的虔诚和一片赤诚之心。此外,诗人把 lord 上帝放在第一行的正中间,这个句法上词序位置的变化体现了该元素的信息值,表明上帝在诗人心中至高无上的地位。

3 英语视觉诗多模态意义的整合

作为一种特殊的语篇形式,英语视觉诗通过打破传统诗歌的音律和排版,造成特殊的视觉效果,以突出诗歌的意象和情感的语篇。诗歌除了传递诗歌语言符号所表达的信息之外,通常还隐藏着不易察觉的深层意义。英语视觉诗传统的研究视角局限于单一的语言符号的研究,忽视了构成英语视觉诗语篇意义的其他符号系统的分析,进而忽略了视觉诗产生的美感和诗形的表意功能。多模态话语分析将话语分析的研究范围扩展到除语言符号之外的领域,即把单一模态的话语分析法扩展到多模态话语分析。在视觉诗 *The Altar* 中,主要存在2种模态,即言语模态和视觉模态。言语模态是指视觉诗的语言符号;而视觉模态主要包括除了语言符号之外的其他符号,通常以印刷体式和标点符号等方式呈现。

通过对这首诗歌言语模态的分析发现,作者运用文字、句法、语音等语言符号系统描述了诗人期望筑造一个以心为原材料、泪水为粘合剂建造而成的物理的、传统的祭坛,以及用牺牲和忠诚筑造的精神的祭坛。而通过视觉模态分析可以看到,诗人将这首诗设计成祭坛的形象,以及运用印刷体式表现出祭坛的特点,展现出诗人的态度和情感以及区别于其他诗歌语篇的组成单位。通过言语模态表达出自己的态度和观点,体现了西方文化的内涵和宗教价值观,并引起读者的共鸣;通过排列组合语言和符号等视觉模态,直观的视觉冲击传神地刻画出言语模态无法表达的意义,弥补了言语上的不足。虽然模态形式不同,但在表达话语意义方面都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无论是从视觉上营造的效果还是语言本身传递的内涵意义,言语模态与视觉模态一样,都是意义的源泉,在结构上和组织上都能成为意义体^[10]。2种模态通过相互关联、相互补充来表达概念意义(再现意义)、人际意义(互动意义)和语篇意义(构图意义),一起为英语视觉诗语篇的意义构建服务。诗人对上帝的赤诚之心表达得淋漓尽致,跃然纸上。

4 结语

对英语视觉诗的传统分析局限于诗歌语言文字层面,缺少从形义结合的角度探讨诗歌内在的深层意义和丰富内涵。本文运用建立在 Halliday 系统功能语法框架下的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对 George Herbert 的视觉诗 *The Altar* 进行分析,探讨了言语和视觉两个单模态意义的构建以及多模态意义的整合;从语言文字层面探讨英语视觉诗的言语模态是如何实现其概念意义、人际意义和语篇意义,从视觉方面入手,解读英语视觉诗的包括图像、印刷体式等其他非语言符号如何完成意义再现、互动意义及构图意义。希望能更全面、准确地解读视觉诗语篇,并为更多具有多模态性的文学语篇的解读和欣赏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 [1] 李战子. 多模式话语的社会符号学分析[J]. 外语研究, 2003(5): 1-8.
- [2] Halliday M A K. 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 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Language and Meaning[M]. London: Edward Arnold, 1978.
- [3] Kress G, Van Leeuwen T. Reading Images: The Grammar of Visual Design[M]. London: Routledge, 1996.
- [4] Halliday M A K.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
- [5] 胡壮麟. 系统功能语言学概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 [6] Van Leeuwen T. Towards a semiotics of Typography[J]. Information Design Journal, 2006(14): 139-155.
- [7] 董崇选. 视觉诗的道理[C]. 台北: 中兴大学出版社, 2004.
- [8] Hall E T. The Hidden Dimension[M]. New York: Doubleday, 1966.
- [9] 胡壮麟. 社会符号学研论中的多模态化[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07(1): 1-4.
- [10] 曾方本. 多模态符号整合后语篇意义的嬗变与调控——兼论从语言语篇分析到多模态语篇分析转向时期的若干问题[J]. 外语教学, 2009(6): 28-32.

(责任校对 朱正余)